# 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三

夏本紀第二

黃震日抄曰夏紀多櫽括禹謨禹貢之書少康中興書所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意者少康之事遷時已無所考歟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

史通曰案顓頊紀中已其云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得復云為人臣　黃氏日抄曰禹後於舜者也謂皆黃帝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帝族也而側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曉者

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

邰泰衢曰書曰無若丹朱敖唯慢遊是好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

弗子惟荒度土功益禹勸帝脩德而以救為可畏不可不創娶妻弗顧生子弗恤而唯荒度工功弼成五服未嘗創于鯀也若以為創于鯀而痛父功不成亦可為幹蠱之孝不知禹之地平天成萬邦作乂者豈以是哉

居外十三年

周洪謨曰世常言堯有九年之水然鯀九載弗績禹八年于外則為十七年而非止九年矣然鯀之九載乃堯在位之時禹之八年乃舜攝政之後然八年者亦以水之害漸去至八

年則天地平成而非有八年之水也太史公謂禹居外十三年蓋因兖州之賦作十有三載乃同之言然實非也

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路史餘論曰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楯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為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埿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山樏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橇山乘檋橇尸子作蕝集韻同為祖芮切舊亦音蕝而檋乃音鞠故河

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路毳書言山即橋而志
言山即梮諸儒皆以樺為丘遙切北以意言
之音橇為毳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
可異者惟山乘樏澤乘輴為不同尸子云行
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樏行沙乘軌樏與
欙同力追切輴與楯輴同敕倫切尸子之說
蓋得其傳橇非輴也字宜音撮險所乘者書
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帯𥦗爾樺與梮同蓋
即樏也當讀如濟漯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為
纍其作橋者殆梮之轉然禮運直狄橇於乎

聲云丘妖切字一作轎則又合檋檋爲一矣集韻作轎而以梮同之暴暴固舉食之具肩如淳云橇以板置泥上通行檋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梮二物蓋皆車類竊詳其制橇當如蕪公蕨馬之法而樏則輁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輂輦輂人輂車駕輂上爲落落營轄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輂爲大車駕馬則又非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輂爲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輁軸大夫以上以輴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輴

車庳下而寬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即其制也
孟服謂木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徐廣以橋為
直轅車一一作輂而應謂梮或作樏人所引者
如說非矣大曰載曰乘則不應為履與板矣
楯𨊾樏撮是為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
載内然在文子又言涉用䮱䮱於說者為乃
鳥反玆又異矣
夾右碣石入于海
徐孚遠曰按尚書作入于河傳曰冀州北方
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

其石轉屈之間故曰夾石

浮於濟漯通於河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漯陰縣東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北至千乘縣而入于海

愚按地理志平原郡漯陰縣注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東郡東武陽縣志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注應劭曰武水之陽也索隱誤以地理志本文為應劭之說

九江甚中

余有丁曰按書傳九江郡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

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
意以是名九江也
維箘簵楛
徐孚遠曰鄭玄註箘簵聆風也不明書傳箘
簵竹也楛木也皆可為矢
踰于雒
史詮曰古本作洛今本作雒由後人以漢書
改之也
下土墳壚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
愚按尚書孔傳無此注

蔡蒙旅平集解鄭玄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愚按漢蜀郡青衣縣蒙山所在漢嘉至順帝始改地理志不得有其名鄭引之誤矣蔡山既不知所在而與蒙山並云在漢嘉縣尤誤

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金履祥曰潛沔于渭無水道可通必踰山而後入渭史文當是入于沔踰于渭如荊州踰于洛之例今本傳寫之誤也

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徐孚遠曰按書傳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

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

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東滙澤為彭蠡

邵寶曰江漢水漲彭蠡壅不流逆為巨浸無

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

滙也者如此故曰北會於滙滙言其外也蠡

言其內也江水潛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

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峙而東則

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

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謂經誤者非是

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孫人咮辭鄭玄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鯀

愚按禹為父隱云云據尚書疏為馬融之說非鄭玄也

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丘光庭兼明書曰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為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

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啟生焉啟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往北經過其門聞啟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啟以其水災未去唯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司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啟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爲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
邵泰衢曰哀七年傳景伯曰禹合諸侯于塗山
註塗山在壽春縣東北濠州鍾離縣西九十
五里是塗山者壽春之塗山今訛蕭山之會
稽皆世家致羣神于會稽與會計之一語耳
蓋會稽越地上古未通仲雍逃吳猶然斷髮
即使會朝述職何為遠抵蠻方若云封德爵
功又不當近舍朝宁宋景濂云稽之左氏當
以壽春之塗山為正
遂滅有扈氏

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愚按呂氏作后相是所聞之誤

帝相崩子帝少康立

左傳疏曰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說之疎也　徐孚遠曰按大康自為遊田至于失柄然未便失國也如已失國中康安得復立中

問又傳帝相至少康乃始光復乎蓋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篡夏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疑作五子之歌時已有失國之禍而著胤征以中康為中興之主耶

帝不降崩弟帝扃立

史詮曰竹書紀年帝不降遜位于弟扃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

楊慎曰淮南子云桀困于焦門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于夏臺紂拘于宣室不自

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于羑里天下非一湯文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矣

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

路史國名紀曰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二臣勢均爭權而分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者是

斟尋氏彤城氏褒氏

國名紀曰夏有褒君褒姒祖也盟會圖云梁州褒城縣漢之褒中義熙之苞中有褒水褒

谷褒國故城爲褒水所壞寰宇記褒中古褒國都尉理在興元

西三十三

費氏

國名紀曰弗費也一作鄪扶味切今河南緱氏滑都也與魯費異魯費音秘氏一之誤陸姓纂有鄪氏別爲鄪並音非也王當以鄪爲季氏之鄪亦非

杞氏

國名紀曰杞定似國商封之今汴之雍丘有古杞城僖十四遷緣陵後復遷淳于定二十四楚滅之古作㠱衛宏說

繒氏

國名紀曰子爵昭公取鄫也曲列國一曰繒衍今沂之承縣東八十故鄫城莒滅之

辛氏

國名紀曰帝支子封𩕄或云辛之轉非也一作騂緈㜪也今陳留有辛城辛虛周路作莘墟地記莘城辛之轉

冥氏

國名紀曰冥鄍也陝之平陸東北二十有鄍城冀伐之昔後為虞氏邑又哀六有冥陳地與哀

十九冥異 越　又曰太史公曰禹之後分封以國為氏然自有邑氏斟尋氏斟氏戈氏則失之矣邑出昆吾斟戈出於己姓蓋緣世史誤以己為姒爾非其後云

# 史記疏證卷第四

## 殷本紀第三

辨惑曰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王至霸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于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所當然而出于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為常也而漢人之説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據也天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于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也若其果主于親親則一于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耶抑嘗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在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武乙立

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
子辛立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間沃甲崩則
立其兄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則立其弟沃
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在其
太子死而專立弟邪紀又云自中丁以來廢
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
亂諸侯莫朝蓋立不以正宜其啓爭奪之端
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乎
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
經一切異說不近于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

當取不可輕信也　又曰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紀則稱孔子善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略窺之矣予謂遷時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己見又不能別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為知損益之意何遽過譽之甚也　黃氏日抄曰殷紀亦依倣書為之具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本於賢者之用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為萬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盤庚誥民三篇謂為小辛世

殷衰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考耳
見玄鳥隨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毛詩玄鳥疏曰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
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毛氏不信讖緯以天
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云是月也玄
鳥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
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
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
下云有娀氏女簡狄則契為高辛之子簡狄
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

日祈而得之也故以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
祖簡狄祈郊禖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至
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
令王有天下故其欲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
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
命玄鳥使下生商也

封於商

毛詩箋曰始堯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
益其土地為大國孔疏曰中候握河紀說堯
曰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

命說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稷契臯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上大國百里㮣河紀注云稷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特賜既賜之後不必上于百里而已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

尚書疏曰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

其餘四遷未詳聞也　毛詩疏曰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

湯始居亳

毛詩疏曰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

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

作湯征

金履祥曰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誥釐沃之

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然之事意者于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邵泰衢曰割烹孟子辨之詳矣此又曰干曰媵臣負俎不足深置喙也夫既曰干湯負俎

又何俟腴迎五反哉前何其畀屈後何其崖
岸與
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徐孚遠曰劉向所載九主是戰國人語酷類
韓非若以素王為太素上皇則九主以索隱
為允　愚按說苑君篇湯問伊尹曰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如
此而已此是戰國人所造如藝文志湯盤庚
陰道皆是假托也
遇女鳴女房

徐孚遠曰按古本尚書商賢臣女鳩女方

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邰泰衢曰湯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曰吾甚武曰武王是敢行稱亂非不敢不正也

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

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

尚書序作三朡　郘泰衢曰伐夏救民者湯也夫豈若俘貨者爲哉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通聲色不殖貨利豈虛語哉

作湯誥

辨惑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云云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咎單作明居

辨惑曰尚書湯誥篇末曰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于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

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尚書疏曰經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 至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

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　陳霆曰按邵子經世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耳

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尚書孔傳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也

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邵泰衢曰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也禮記明

堂位之僞也當國朝諸侯伊尹之所無也書
經太甲之可徵也蓋周公之朝則抱沖子而
太甲居桐乃宅憂耳古者君薨太子諒闇百
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蓋父母之喪至痛而庶
事之可委者悉委之不唯天子然也國君亦
各有攝痛均故也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
太甲始居陰十二月為正朔殷建丑也伊尹
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惟嗣王不惠于
阿衡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
俾世迷王徂桐宮宅憂克終厥德非廢也因

其居憂使之遠邪小而適先王以啓其憤悱之心耳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三年居憂之終期諒陰既畢向以喪服居桐今除喪而以冕服迎之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而見厥祖之時亦曰嗣王夫既爲嗣王尹得而廢之哉使之居桐尹之專也故曰放尹曷嘗當國以朝諸侯哉攝行政則有之耳以伊訓始以咸有一德終嗣王曰尚賴匡救之德圖維厥終尹曰愼終于始而陳戒于德以告歸白君罔以辯言

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戒居若臣其心
為何如哉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
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尚書疏曰謂太甲歸亳之歳已爲即位六年
遷說妄也
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
辨惑曰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
皆史氏所録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既葬伊尹于亳

尚書孔傳曰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塟
疏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葬祀以
太牢
弟太戊立
困學紀聞曰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
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
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
毛詩鶴鳴疏曰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
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　說苑君道篇曰

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愚按敬慎篇亦載此事又以為武丁

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尚書疏引皇甫謐云太戊懼脩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

辨惑曰書序云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

君奭云巫咸乂王家夫贊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人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云伊陟贊之于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何也

祖乙遷于邢

尚書疏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仲丁書闕不具（索隱曰蓋太史公知舊有仲丁書今已遺闕不具也）

愚按直言書闕故事不具非有仲丁書也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

皇王大紀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殷民咨胥皆怨
辨惑曰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胥皆怨何等語耶
乃遂涉河南治亳
尚書疏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説苑君道篇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脩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困學紀聞曰與書序相違　辨惑曰考之于書此篇即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史

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既歿祖己嘉之而作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己之意哉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子帝太丁立

徐孚遠曰按太丁重見疑誤

爲長夜之飲

徐孚遠曰按考要云紂爲淫樂以百二十日為一夜謂之長夜飲車行酒騎行炙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劉昭漢志謂紂作淫虐喪其甲

子即其事也

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辨惑曰按尚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即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庇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于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為何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前後參差殊不可曉

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貶帝號號之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

吳廷華曰余謂皇與帝王之分不過世會升降非于君德有所褒貶若以君德言則禹湯文武之德雖遜于炎黃堯舜豈遂不如帝摯乃摯則曰帝而三代則曰王者世會使然爾遷謂後世貶之若以周初貶之則武王不過自謂德薄易帝為王足矣何至貶及禹湯若以周末貶之則戰國齊秦尚俱稱帝何反貶

及前代若秦則皇帝並稱何惜一帝字而不存夏殷之舊且即云後世貶之則如夏書甘誓稱啓皇胤征亦云王命祖征此皆夏書誰其貶之又如商書湯誓曰夏王率遏衆力盤庚云我王來旣爰宅于兹又云古我先王高宗肜日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言于王西伯勘黎云祖尹恐奔告于王是皆商書又誰貶之況據洪範五皇極象君莅聚就君德言之且對武王言而以極爲皇極又曰爲天下王是未嘗以皇爲三皇之皇王爲三王之王

也又呂刑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又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以舜為皇帝則通稱耳且六經所載從無帝禹帝啓帝太甲帝履癸帝受之文即如遷言夏殷二紀無不稱帝乃湯獨不稱帝遷不已自為異同耶遷特因易歸妹文辭曰帝乙歸妹周書酒誥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遂謂乙既稱帝則商君皆應帝等而上之夏君亦應無不帝又見夏殷君號無以王稱周始有王號乃堅信而不疑夫帝乙之帝與五帝帝字異同之處原無可攷若因一

帝乙遂欲合有商二十餘主而俱以帝槩之且以概之有夏則于理有不足信者如詩書所傳其寂著者曰禹曰太康曰仲康曰孔甲曰成湯曰太甲曰殷王中宗曰太戊曰高宗曰武丁曰盤庚曰祖甲未聞謂之爲帝惟乙獨曰帝則焉知所謂帝乙者非二名耶如以帝乙爲五帝之帝若以爲承祖則上既無所承若以爲尊德則帝乙雖在六七賢君之中而不在三宗之列焉得獨尊之爲帝況三代之稱王尚書既歷歷可攷不稱某王某王如

周者蓋周之稱王上必加謚謚法起于周亦尚文之一端耳二代如周之為王而非如周之加謚故上之非猶帝嚳帝堯之稱下之非猶文王武王之例史冊第以名傳而不王不帝其風猶古也遷加以帝名又造為貶之之說其穿鑿傅會亦已甚矣

又曰或云譙周謂夏殷本稱王廟號則謂之帝易書曰帝乙固已國語祭公謀父亦云商王帝辛大惡于民皆廟號耳余謂不然生既稱王死亦宜曰王有周之例其明證也死而帝之死者其吐

之矣且使廟號果稱帝則稱生者曰王稱死者宜曰帝然據胤征云先王克謹天戒盤庚云先王有服古我先王予大享于先王此皆指死者言乃言先王而不言先帝何也且殷紂自焚之後七廟已移焉有廟號即宗為天子之事守亦無遑貽代稱王之例而加紂以帝號之理國語之說當以理斷不足盡信又如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此當是春秋時有此說故記者記之與尚書稱先王之制不符非古制也

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

路史國名紀曰萊子爵來也登之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故黃城是樂子云萊子國即古之萊夷今文登東北八十不夜城也元和志齊人遷之鄉曰東萊漢故事萊郡背晏弱城東陽以通萊乃齊境上青之臨朐隨立萊州亦作郲宣七又襄七齊人以郲寄衛侯云時來鄭名世以爲鄭之時來非萊燕俱非萊燕乃魯萊作之地實莘云萊人沒儲邑落荒燕而名喪萊燕故城今淄川東南

宋氏

國名紀曰古商丘火正遏伯之虛相土因之

漢睢陽隨為宋城今南京治縣西南十二有
微子冢廟五隕石

## 空桐氏

國名紀曰桐空桐也宋之虞城南五里有桐
亭故空桐地今尚曰空桐（哀二十六景公卒大尹奉公以入空桐寢字崆峒俗）非桐鄉

## 稚氏

國名紀曰商後有稚氏以國為姓

## 北般氏

國名紀曰庚丁徙河北號北般地即般虛在

相之安陽西有漖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章去鄴二十史項羽傳洹水南殷墟是河北地有殷城述征記河內懷有殷城元和志左武涉東南十里司馬卬都按紀年秦代鄭次于懷城殷殷城久矣

目夷氏

國名紀曰今徐之滕東有目夷亭　索隱曰

又有時氏蕭氏黎氏國名紀曰時春秋之時

來鄭地子姓預以為滎陽之釐城瑞云滎陽

東四十釐城是蕭子姓附庸本宋邑故有封

人楚滅之今徐之蕭故漢縣屬沛黎黎氏故

國峨黎子姓國侯爵宣十五鄭舒奪黎氏地後荀林父滅潞立黎侯

而遂
一作⿱𥝢邑⿰黍阝玉篇文王所伐者與紂都接今路
城東十八有故黎侯城黎亭即黎陽故城一曰黎侯城水經
黎陽故城在黎山東北班志上黨壺關東北有黎亭九域志亭在黎侯嶺上衛地
故黎侯寓衛今通利之黎陽漢黎縣有黎陽山古今山川記云衛黎陽國也
黎侯寓衛以中路泥中二邑處之

史記疏證卷第五

周本紀第四

歐陽脩帝王世次圖序曰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代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　洪邁容齋隨筆曰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

之後為周　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
餘年王季盖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
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
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
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其為漫誕不
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　自后
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
也　丹鉛總錄曰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
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王即位
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

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十年為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衍為一千九十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耶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凡十有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乎此文可證也　楊慎又曰嘗見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

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毛詩生民疏曰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號曰后稷

困學紀聞曰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后稷卒子不窋立

路史發揮曰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揩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叙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閱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脱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窮攷之信書不窋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

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窋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窋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仁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耶匈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妄矣傳云太王亶父去公劉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年蓋當仲丁外壬之時云更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為帝祖夫帝俊者帝嚳

之名而台卯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璽有
叔均既有台璽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
窋不得為稷子明矣

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

困學紀聞曰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
葦昭云不窋去夏而還于豳詩正義按公劉
之篇公劉避亂適豳

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

路史發揮曰杜釋例云高圉僕窋九世孫而
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為皆二人斯得之矣獨

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盩至皇甫謐遂
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于單穆
公十四世之說縮之而合二人以為一耳
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
毛詩緜疏曰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世
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士冠禮為
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也以
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
故又為異說或殷以亶父為名名終當諱而
得言之者以其時質故也中侯稷起注云亶

甫以字爲號

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毛詩緜疏曰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太王亶

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

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

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

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

成國于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太

王亶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亶甫曰與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太王亶甫屬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太王亶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太王亶甫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亶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吳越春秋古公

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太姜生少子季歷

左傳疏曰似王季與太伯别母馬遷之言疏
繆耳

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邵泰衢曰哀七年傳子貢曰太伯端委以治
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爲飾註曰仲
雍始效吳俗以避災害是太伯亡時尚端章
委冠以治岐周之禮仲雍嗣立始斷髮文身

以效吳楚之俗也今曰伯仲文身示不復用遂若伯仲之逃情非得已者此文身斷髮禍避申生之誹議史通所由生也

公季卒

呂氏春秋王季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

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代

宋書符瑞志曰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

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
卭泰衡曰崇侯譖西伯故紂囚西伯于羑里
譖之言曰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
帝而帝因之也今請觧炮烙之刑是益徵善
德而顯不利之實矣西伯戡黎而祖伊為之
恐今請觧刑其能免哉況太師少師從容燕
語之所不得于紂者而以羑里之囚能之乎
況紂醢九侯脯鄂侯而文王不過竊嘆且致
囚矣今請除炮烙而紂竟相從也何哉司馬

溫公曰是正中崇虎侯之譖者是也故如韓非馬遷之言不特請不行且如束熅灌膏以救火矣況當是時尺地莫非紂有即洛西之地亦紂地也文王又安從得此地以為私有而献之乎蓋三分天下之有二者豈如今日之為郡縣哉不過諸侯之賓服而奉之者有其二耳豈直有天下之地三分其二而擅之是文王無洛西千里之地明矣吕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

之地文王辭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此言庶爭近之

遂還俱讓而去

史詮曰洞本無還字　愚按說苑君道篇所載與史記及毛萇詩傳又有不同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

明年伐犬戎

毛詩緜疏曰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

明年伐密須

毛詩疏曰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

自縛其君而歸文王

明年敗耆國徐廣曰一作阮

路史國名紀曰耆侯爵自伊徙耆曰伊耆猶陶唐殷商然一曰阮黎也故大傳作西伯戡耆史記言文王伐阮　毛詩文王疏曰書序云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　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按殷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則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後乃被囚得

釋乃伐黎也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毛詩文王疏曰中侯雒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

其因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周洪謨曰按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也觀下文迭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修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羑里明

矣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毛詩文王疏曰文王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

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

也其稱王也必在受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

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

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顆謀云稱王制命示王

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

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

始稱王也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

事故歷言之其言不必依先後為次未可即以為定書傳稱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殷始咎周註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為王是六年稱王為得其實　困學紀聞曰歐陽公以為妄說　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

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興王
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
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
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
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

後七年而崩

尚書武成疏曰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
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
依用之　毛詩文王疏曰尚書武成篇曰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

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亡

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
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
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
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
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
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
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
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
大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

年崩也　通鑑外紀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　雍錄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畢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於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京兆長安鎬

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冢在杜中案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而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予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原之為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記於畢皆著文武葬地者固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其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於渭南者

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莖畢必附文墓矣劉向傳言瓚引汲郡古文為據曰畢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為渭南甚明安陵有大冢皇覽明指其為秦文王墓則渭北之文冢其不為周文而為秦文亦可據矣安陵在咸陽

改法度制正朔矣

毛詩文王疏曰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以曆按之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

乃改元

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

困學紀聞曰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
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
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
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
之說

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

周禮肆師注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疏

云設奠于牧室者謂祭行主文王於牧野之室　禮記大傳疏云按曾子問篇云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按周本紀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遷廟主

自燔于火而死

毛詩文王疏曰譜云以曆校之武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

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

邵泰衢曰武之伐紂永清四海而已以已焚之枯骨復受黃鉞之誅以已經之斃妾更有懸旗之慘害義傷教誣聖實甚至妲己而曰殺曰經不符

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周書作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

周書作南宮忽

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

周書作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

三亞地名

武王追思先聖王　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

禮記樂記疏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愚按樂記以薊為黃帝後所封祝為帝堯後所封史記易之

登豳之阜以望商邑

史詮曰見逸周書度邑篇豳原作汾汾水名在河北蓋因汾與邠字相近遂誤為豳耳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丹鉛總錄曰詳此文據實事言非喻也紂有鹿臺以養鹿故曰麋鹿在牧蜚鴻馬名若白蟻紫燕之類蓋良馬也養麋鹿而棄良馬故曰麋鹿在牧飛鴻滿野言其養無用而害有用也

武王有瘳後而崩

汲冢周書武王崩鎬肂于岐周葬于畢

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為一穗）

愚按尚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孔傳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疏引書傳

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

次歸禾

尚書疏曰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

次嘉禾

尚書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

禾疏曰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東伐淮夷殘奄

尚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孔傳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孔疏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

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為魯侯乃
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
竝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
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
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遷其君薄姑

尚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
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愚按成王政將蒲姑
二篇之書雖亡史于此宜列其名如次歸禾
次嘉禾之例

息慎來賀
尚書序作肅慎云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
之屬
成王既崩
文獻通考成王葬京兆咸陽縣
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
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辨惑曰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
卞燮和天下以荅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
二公申告之事哉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

作康誥

辨惑曰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于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耶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困學紀聞曰書序缺公字

康王卒

文獻通考康王葬京兆咸陽縣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

明一統志昭王陵在登封縣少室山陽城西谷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孔安國書傳曰穆王即位過四十矣孔疏云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云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祭公謀父諫曰

史詮曰竹書紀年祭公謚曰文

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狄之間

愚按據如此說則不窋非后稷子明矣

至于文王武王

國語無文王二字

訢戴武王

國語作訢戴武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徐孚遠曰按日祭謂祭于祖考月祀謂祀于曾高時享謂享于二祧歲貢謂貢于壇墠終謂世終也

布令陳辭而有不至

史詮曰國語有作又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

明一統志穆王陵在西安府西南二十五里

張茶村

共王弟辟方立

三代世表無辟字

猶曰怵惕

史詮曰古本曰作日

名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困學紀聞曰呂成公曰古史棄汲冢紀年共伯和于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 徐孚遠曰共既小國以德攝政使周召皆下之其後宣王立未聞有以褒顯之何也如魯連子所言則 又本是衛侯而別之為共矣當以史記為允 日知錄曰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

祺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但其言共伯歸國者未合古者無天子之世朝覲訟獄必有所歸呂氏春秋言共伯和脩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按此則天下朝乎共伯非共伯至周而攝行天子事也共伯不以有天下為心而周公召公亦未嘗奉周之社稷而屬之他人故周人無易姓之嫌共伯無潛王之議莊子曰許由娛於

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蓋其秉道以終得全
神養性之術者矣

厲王死于彘

明一統志厲王陵在霍州東北王出奔彘而
崩因葬焉

虢文公諫曰

史詮曰竹書紀年淮夷侵洛厲王命虢公長
父伐之不克長父號文公字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

愚按國語作幽王三年

幽王嬖愛褒姒

史詮曰幽王三年嬖褒姒若以其年為二十歲則褒姒之生在宣王三十年也自宣王三十年上距厲王末年凡四十六年時童方七歲而亂後共和時及笄而孕孕後尚四十餘年乃生褒姒其妖異或未可盡信也

褒姒生子伯服

史詮曰竹書紀年作伯盤

櫝而去之

史詮曰去藏也

遂殺幽王驪山下
元和郡縣志周幽王陵在長安縣東北二十五里　明一統志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
平王立東遷于洛邑
史詮曰竹書紀年號公漢立王子余臣于携是為携王二王並立平王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携左傳所謂携王奸命諸侯替之正指此事
二十三年桓王崩
太平寰宇記桓王葬河南澠池縣東北一百

二十里

二十五年惠王崩

愚按年表在二十四年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

左傳疏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但其母鍾愛其少子故欲廢太子而立之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傳不同史記繆也

叔帶奔齊

愚按襄王四年魯僖十二年也叔帶奔齊在四年此入三年與年表皆不合左傳

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

史詮曰史表在四年

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愚按左傳叔帶復歸在魯僖二十二年於襄王為十四年年表亦然此作十二年誤

十三年鄭伐滑

愚按春秋經伐滑在魯僖二十年於襄王為

十二年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愚按左傳魯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取櫟於襄王為十六年國語作十七年此與王絀翟后本一年事分載兩年不知史公何據

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

愚按左傳魯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此是後事不可與以

河内地與晉類叙也

三十二年襄王崩

愚按此是三十三年之誤合左傳及年表証之自知春秋經魯文公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子靈王泄心立

晉語作大心

靈王崩

水經注曰洛水故瀆東逕周山上有周靈王冢

后太子聖而蚤卒

徐孚遠曰太子聖而蚤卒疑指王子晋也而不詳其名　愚按左傳昭十五年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之會崩

水經注曰故瀆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崔浩注西征賦云定當為敬子朝作難西周政弱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景王葬於翟泉今洛陽

太倉中大冢是也而復傳言在此所未詳矣又悼敬二王稽諸史傳復無葬處今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王名號考之碑記周墓明矣　寰宇記曰帝王紀云景王葬於翟泉合東陽門內有大街北有太倉中是景王陵西南望步廣里北　䏘翟泉二處相距遠近畧均之也　文獻通考曰景王葬河南洛陽縣太倉中　愚按左傳及年表景王二十五年崩此云二十年誤也

子朝為臣

左傳釋文曰朝錯是王子朝之後又音潮

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晉

愚按定六年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杜預曰姑蕕周地此云犇晉姑蕕近晉易為援耳明年晉籍秦送王入于王城用晉力也

四十二年敬王崩

陸德明左傳釋文曰案傳敬王崩在此年世本亦爾世族譜云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

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據此則敬王崩當在哀公十七年史記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子元王仁立則敬王是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定王元年是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與杜預世族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公二十年是定王介崩子元王赤立則定王之崩年是魯哀公二十七年也衆說不同未詳其正也　左傳疏曰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

三年敬王崩則敬王崩在他年也周本紀云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則傳以定王元年終矣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者但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牴牾謂此類也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註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

能定也

乃封其少子於鞏

通鑑地理通釋曰鞏河南府之縣地理志東周所居元和郡縣志春秋晉師克鞏縣本與成皋中分洛水西則鞏東則成皋後魏併焉爾雅鞏固也四面有山河之固因以為名

號東周惠公

史詮曰東周惠公之封在顯王二年即趙韓分周為二時也史記係考王十五年之後蓋因西周桓公事連書之耳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

而霸王者出焉

愚按應劭韋昭孟康徐廣裴駰司馬貞諸家解此者獨非是獨正義之說得之第其計五百歲之數則正義與索隱皆為不合索隱云自秦列為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五百舉其大數（此說本顏師古）按五百載之後復云十七歲則心不盈不歉恰當五百之數然後再計之為十七歲若以舉大數而

言則十七歲為無憑矣正義云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按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及六國年表自非子始封已後秦侯十公伯三秦仲二十三莊公四十四襄公十二文公五十寧公十二出子六武公二十德公二宣公十二成公四穆公三十九康公十二共公五桓公二十七景公四十哀公三十六惠公十悼公十四厲共公三十四躁公十四懷公四靈公十從年表秦本紀作十三誤

簡公十五（本紀作十六誤）惠公十三出子二獻公二十三（本紀作二十四誤）迄孝公二年凡四百九十八年其二年意必非子始封之歲也恰當五百之數則正義所云亦繆盭而不可從矣然太史公之稱此言者凡四皆錯雜不出于一其稱十七歲者惟封禪書與周本紀同秦本紀則云七十七歲老子列傳則云七十歲諸家皆無所糾正獨顏師古注漢郊志始以十七歲為正

子赧王延立

史詮曰竹書作隱王

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索隱曰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與東周分王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高誘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之地

大事記曰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

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

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正

司馬翦謂楚王曰

鮑彪戰國策注曰司馬楚卿疑即昭翦

史厭謂周君曰

戰國策作史黶

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

徐廣曰一作何應劭曰氏姓註云以何姓為韓後　容齋三筆曰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

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王建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淮為何隨聲變為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肇誤耳予後讀孫愐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又謂秦曰

愚按秦武王

使者已行矣

徐孚遠曰言既已發使故雖善代之言而不

可正代因言宜與周高都也索隱曰已止也

非是

必東合於齊

史詮曰洞本必上有則字

還其行

徐孚遠曰按戰國策作留其行注留不進也

此還字恐是遲字之誤宋本作還

周君王赧卒集解宋忠曰謚曰西周武公索隱曰非也徐以西周武公是惠公之長子此周君即西周武公也蓋此時武公與王赧皆卒故連言也

史詮曰周君史失其名謚西周武公與東周

惠公兄弟也惠公卒於顯王九年計武公之卒亦當在顯王之世不甚相遠豈有壽歷二百餘歲至赧王末年而卒乎必不然矣吳子玉曰周君王赧郎周王赧也君字羨文　明一統志赧王冢在隴州西北三十里

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

史詮曰西字衍洞本無西字

周既不祀索隱曰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王鏊曰此下當有缺文不應如索隱注　金蜼曰按始皇本紀後一段云東周與諸侯謀

秦莊襄王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絶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比云莊襄王滅東西周周既不祀與彼不合秦為無道未必能存周祀且漢武始封子南豈周祀不絶於秦而絶於楚漢爭雄之際耶上文云受其獻歸其君又云遷西周公于𢠸狐徐廣曰𢠸狐聚與陽人聚相近然則不絶其祀而賜以陽人殆即𢠸狐之遷也是昭王所以待西周也至莊襄則并滅兩周而周遂以不祀矣正義引括地志云汝州外古梁城即𢠸狐

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居也據此則西周東周雖各有遷地而總聚一隅亦不過待以不死使得保全宗族其視趙遷房陵齊遷於共似稍有間其實一例倘賜地奉祭即可沒其名曰封矣還云乎哉始皇本紀後附索隱謂據秦紀為說楊慎亦以為錄秦紀備證則秦史或文飾其君之盛德遂以不絕周祀為美談太史公以傳聞異辭因錄之以備參攷而秦本紀直沿用之固不如此紀之可信也